流星报第六期

流星报官网：http://流星.icu
我们的报刊下载处：
http://codeberg.org/liuxing/liuxing_revolution
本期目录

当前革命的组织任务

我们的组织建设

工人“革命路线”还是“机会主义路线”？

如何理解“左翼圈层化”

内在性和实践哲学

当前革命的组织任务

红影

> “可是现在要求我们的，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实际上解决问题。要求我们不仅懂得需要有什么样的组织来进行什么样的工作，而且要制定出一定的组织计划，以便能够从各方面着手建立组织”
> ------列宁《从何着手？》

前言：

与其说我们提出当前革命的组织任务，不如说我们在摘取《呼声》编辑部对早几年前中国左翼的情况分析，重申建立真正的政治化小组的诉求。单单从疫情、佳士那段时期算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走了五年了，关于融工建党、“安托西修”，甚至“二次元”的批判，争论不休。中国左翼在

这一层之外，又有一层与内圈较为隔离的左翼，他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看大量的bilibili上左翼视频，留下评论和点赞，发朋友圈和qq空间，再陷入循环……在这层左翼之外，还有一层边缘的群体，他们保持着对政治，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在毛泽东相关视频上刷“毛主席万岁”等等弹幕，理论停留在“中国是不是修正主义”……

我们做了什么？学到了什么？我们又组织起来做了什么？

我们中有较高觉悟者组织了起来，几次紧密依附于工厂管理体系的“融工”，多了一套工联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变种杂合理论，多了网络上左翼组织之间的宗派气息，同时也多喊了一些“左翼大团结”、“统一战线”之类的口号。

自由派做了什么？疫情中，他们中的极少数站出来带头喊口号，得到了群众的广泛呼应。他们长期以来针对学生的网络宣

传（以投稿违规学校方式）获得了不容小觑的成绩。

学生做了什么？他们中的带头人写相对激进的大字报，抗议学校补课，领导同学们手撕补课协议书……

再看看我们到工人中做了什么。我们中的极少数在工厂启发了几个工人。网络宣传呢？批判麦片的照样有太多牛鬼蛇神，毛泽东视频兴起、关于中国修正主义、社会主义的讨论背后，左翼圈层化进一步加深。我们错失了太多时机，我们的一套理论太不成系统了……以致于这五年来我们什么也没学到，几乎什么也没做。但是“融工”的口号一天喊得比一天响亮……很显然，仅仅用“融入工人”的文化符号当作“革命的理论”也是不能破除中国马克思主义左翼如今陷入停滞局面的。

《呼声》已经在批判当中明晰了我们的组织任务，《十一月评论》在组织方面展

开了更详细的探讨，很多论点与论证都十分有价值，我们在这里写下《当前革命的组织任务》，引用大段列宁、杜临、十一月的话，实际也可以说是对优秀前辈们观点的部分摘要与解释。

关于贡萨罗同志的普适性贡献与主要是毛主义方面，我们支持人民战争是中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手段、在人民战争发动前一切为利用三大工具，同心圆重建军事化共产党服务。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时期贡萨罗同志对军事化社会与人民战争的一些观点我们存疑。当然，现在也不是主要争论历史遗产的时候，组织问题围绕着发动人民战争展开。

序言：建立组织运动的时间闭环和计划的提出原因

目前中国的绝大多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都是高中生或大学生组织。

这种学生组织具有以下几点性质。

1. 松散社团形式

2. 指导组织的意识形态教条化与形而上学，甚至成了文化符号。

3. 学生小组普遍陷入集合--自发进展--衰落的时间闭环，小组工作自发进展，丧失计划。

第三点很大程度受到小资产阶级“融工建党论”，简称融工论的影响（融工建党论以对革命左翼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一员的渴求，将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一方向置于次要地位，借着建立先锋队旗号阻碍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产生这一影响的客观条件是城市的中产阶层化使中产阶层家庭背景的学生（也可说左翼学生）和无产阶级直接地隔离的社会关系（经济方面没有隔离），以及列宁指出的在情绪上和思

想上与无产阶级存在某种对抗。

同时，第三点是最为致命、对于发展革命的组织来讲也是最重要的。克服这点问题，前面两点也可以解决。

关于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列宁在怎么办中进行了阐述。

> “这个学生小组同运动中的老的活动家们毫无联系，同其他地方的甚至本城其他地区（或其他学校）的小组也毫无联系，丝毫没有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根本没有一个较为长期而有步骤的活动计划，就去同工人建立联系，着手工作起来……通常是这种行动（指学生小组的军事行动--本文作者注）一开始，立刻就会遭到彻底的失败。其所以会立刻遭到彻底的失败，是因为这些军事行动并不是有步骤的、事先考虑好的和逐步准备的一种长期的坚决斗争的计划的结果，而只是按老一套进行的那种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

丧失了列宁所描述的计划，学生小组的组织工作就会自发进展。必须反对这种自发进展，因为现在的专制制度下学生一开展较大规模或明显反对政府专制的，公开和秘密的革命活动，基本还是会被当局打击。青岛六十七中马克思主义学会、北马，甚至改良主义的南京反卷联盟、理想组等等的解散就是例子。之所以失败，正如列宁所说，革命的学生小组缺乏一个长期的、有步骤的活动计划，小组工作就倒向了自发进展。这样屈从自发性的小组往往不能长久存在，停滞于松散的社团形式，通常会形成少数领导核心一方的寡头政治，领导人也一般出于心血来潮开展临时性的领导工作。

中国兴起了一大批中产阶层，革命左翼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极少有带头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或仅仅是名义上的）组织。这是因

为这些知识分子虽然承认马列毛主义，但仍与无产阶级存在阶级的社会的对抗，在思想上和情绪上与无产者有冲突，他们对组织起来的需求也没有工人强烈。另外这也表明：他们承认的马列毛主义被曲解，形成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碎片化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尽管他们那所谓的“马列毛主义”也声称“投入实践！”“融入工人！”，但这往往就沦为了一种证明他们与群众对立，形成了封闭的社会圈子的符号----他们不仅根本就没有实际拟订长期的革命路线的计划，而且把马列毛主义看作割裂相对性的绝对真理，并且通常截取了这一革命的意识形态的碎片将其包装成教条（如借思想改造的名义将反对二次元上纲上线），或把马克思主义加工成文化符号。

正如十一月评论所说：

> “革命的理论和行动永远是处于具体的总体社会关系中才有可能的，如果只是对自

己身边的“社会”进行片面的分析与批判，不是走到孤立的真理观，就是在工人阶级的“政治冷感”中幻灭，亦或仅仅热衷于局部的改良。与工人阶级的实际接触并不是简单地把民意党人的“到人民中去”改成“到工人中去”，对工人阶级的革命道德化的幻想只是善恶二元论的另一形式，事实上，这一论断本身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容易遭遇的魔鬼”。

《我们的组织任务》当中，杜临指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当前的普遍问题----内部圈层化：

> “……更重大的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圈层化的加深。更加老练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是无法同新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取得直接联系，就是由于缺乏组织，根本没有成建制接触的可能。时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内部具有不同的形式：自 2019 年以来，不是十几年产生一代马克思主义者，

而是几乎一年就可以产生好几代互相隔绝的信仰者；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都只能根据既存社会结构和自己能接触到的文化圈子和知识结构，从头开始发展自己的见解。自 2019 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是逐代提升，而是在它的每一代信仰者那里陷入重建和发展的循环。”

当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是极其缓慢的，同时是陷入“集合--自发进展--衰落”的时间闭环的。每一个组织的衰落都不会带来马列毛左翼意识形态上革命的进步，新的知识分子的、社团形式的集合与自发进展也建立在丧失一个革命的长期计划的基础上。

如杜临所说：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的作用之一正是累积理论和政治经历，使革命意识跳出可悲的时间循环。要么不愿成为革命者的预备队，要么没有能力有效地从事这种工作，

这就是以往的团体和目前的团体失败和必将失败的原因”

而理论和政治经历的积累恰恰要求组织建立一个长期的、考虑到自身的长远发展的计划！

列宁指出：

> “二三月事件的教训是很深刻的，现在大概不会有人在原则上反对这种结论了。可是现在要求我们的，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实际上解决问题。要求我们不仅懂得需要有什么样的组织来进行什么样的工作，而且要制定出一定的组织计划，以便能够从各方面着手建立组织”

为了反对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我们需要在小组架构重组的过程中提出制定具体什么样的，持久、有步骤、坚决战斗的学生小组计划呢？是时候把老调再重谈了。

一、重新审视组织成员间的、成员和领导

层的关系，建立有机的组织关系

新的有机的组织关系是提出计划并取得同志们的认可的基础。

> “一些团体和组织认识到了缺乏有机关系和一致意见的重要性，试图通过几份纸面纲领来规定自身。然而，这些纲领只是发出关于组织制度的长篇大论，不是完全没有研究过现实问题，就是用一句话草草地把共识一笔带过。再完美的制度也无法弥补有机关系的缺乏”。

另一方面，现在左翼学生组织领导人或者领导层的形成往往是出于他们对组织实践方面的贡献，或者理论水平甚至学位成绩，博得组织成员的敬仰。然而这种关系是单方面的、机械的，也就不是有机的。

> “领导不是也不能是被强加上来的，成员对领导的追随来自双方的交互和真正代表关系，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革命者之间

的充分的同志信任」”。

有机关系在组织事务生活化、在反对错误思潮的斗争与不断的自我批评、对组织基础和组织建立的反思当中确立。

1. 组织事务生活化，意味着我们不能把个人的生活看作独立于革命事业的存在。相反，个人生活与组织事务必须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组织任务»的第二章节已经用列宁的例子具体描述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时刻地参与和同志之间对组织发展方向的策划，参与和同志间共识的培养，参与到比如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讨论、对组织给成员的长期工作任务之准备的讨论上，完全的、不脱离日常生活的去考虑自己每一个行动，规划日程。这样组织事务不仅映射到日常生活，革命者的日常生活事务也高度依据组织事务的需求而执行。

2. 在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各种当前“革命组

织”的机会主义思潮，以及在组织内部同错误观点的斗争，甚至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建立并巩固有机的组织关系。

这里主要谈后者。

很多人一顺着组织内部潜在的盲目信任关系的破裂，隐约看到组织潜在的分裂后，就充当“大好人”的角色讲“要团结不要分裂”的大道理。

> “取得同志间的有机关系必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推进的过程中难免遭遇分歧甚至分裂。原本以散漫社交关系为存在形式的团体有可能在建立有机关系的过程中完全撕裂开来，这就是为什么以往的和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团体都无法或不敢提出严肃地建立组织的任务。”

“一种强烈依赖少数个人方能运作的组织模式本身是不健康的，即使它在团体初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杜临如此说道。

为了进“建立有机的组织关系”这步，我们

必须退两步--第一步是重新审视现有的学生小组成员间和成员与领导层间关系，进行组织架构和成员关系的重组。第二步是，如果多次与成员协商，达成建立新的组织关系这一共识无果后，为了保证建立一个为组织的进步提供基础的客观条件----有机的组织关系，我们只能分裂出这些思想落后的成员。这是为了进一步。

正如《关于组织生活的几点讨论》里所说：

> 组织拜物教的信徒和不明事理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把毛泽东的这几句话挂在嘴边：“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意思是说，他们认为一切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并反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人都要团结在同一个组织里，要给致力于政治斗争的人扣上一顶“分裂者”的大帽子。然而毛泽东还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

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者绝无可能把商品拜物教视为自己的朋友，对组织拜物教的态度也应保持一致。

二、计划的提出和坚持

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在被改善的有机组织关系建立基础上的，体现出一条完整、精确的方向的计划。这条方向直指人民战争的发动，而计划则囊括着：立足于学生小组，建立列宁式先锋队，夺取工厂，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动人民战争武装夺取政权.....

只有这样一条鲜明体现马列毛主义者战斗需求的计划，一条清晰无比的，立足于现有组织现状和有机关系，长期的组织计划，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才能得到克服，小组才具备向革命发展的条件之一。

方向上基本的政治共识之确立先于组织计划的制定。建立组织计划是在组织成员在基本的、长期的小组发展方向上有认同

的基础上开展的。下面指出一些基本的（学生）组织发展方向。

1. 马克思主义小组必须向着重建军事化的共产党发展，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组织发展方向，在这个方向上总结革命实践经验发展军事理论。军事化对于一些实际的机会主义者来说是最致命的。他们恶毒的借着文化上碎片而不成体系的“反对主要是毛主义”态度趁机取消党的军事化建设，实际上暴露了他们抛弃武装斗争，渴望“融入工人”后，工人阶级的自觉性就能等同于先锋队的自觉性（工人的行动，即便你不去影响，它也会自己发生；即便你再怎么影响，它也会有超出你影响的部分，遵循自身的逻辑在发展。因为工人是自在的阶级，遍布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有影响没影响，有组织没组织，有你没你，它都照常生活、照常行动。所有阶级和它的自觉集中部分、和它的先进部队之间的关系都

是这样）幻想着通过全国性统一的、非武装形式的阶级运动停摆政府，从而夺取政权的融工建党论（实际上含有托洛茨基主义“发展无产阶级的主动精神”的衍伸或者变种成分），或者一条停滞在地下形式夺取工厂的死胡同“路线”，实际倒向了军事主义，认为创造历史的是武器，而不是人民。为了坚决地和机会主义划清界限并做斗争，我们必须提出重建军事化的共产党，对建党的军事化需求做强调。

早在列宁的«从何着手»一文中在反对一些革命派局限于恐怖手段的论述当中表明，军事行动必须同革命组织的整个战斗部署高度适应，并且军事力量应该由组织统一起来：

> “……恐怖手段，并不是作为作战军队的一种行动，一种同整个战斗部署密切联系和相适应的行动，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同任何军队无关的单独进攻的手段。的确，

在没有中央革命组织而地方革命组织又软弱无力的情况下，恐怖行动也只能是这样。”

这从反面应证了前面的论点；　同时列宁又说：

> “我们党的直接任务，不能是号召现有的一切力量马上去举行攻击，而应当是号召建立革命组织，这一组织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能够统一一切力量，领导运动，即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并以此来扩大和巩固可供决战之用的军事力量”。

毛泽东“党指挥枪”的军事化政党原则就是列宁提出这样的军事化需求后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

> “战斗队的人数不限，两三个人也行。“战斗队应当自己武装起来，谁能找到什么就用什么（枪、左轮手枪、炸弹、刀、铁拳套、棍棒、纵火用的浸了煤油的布片、绳

或绳梯、构筑街垒用的铁锹、炸药盒，有刺铁丝、钉子（对付骑兵用）及其他等等）。无论如何不要等待来自旁处、上面、外部的帮助，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弄到……即使没有武器，战斗队也能起极其重大的作用：（１）领导群众；（２）在有利的场合袭击巡警，袭击偶然掉队的哥萨克（在莫斯科曾发生过）等等，并夺取武器；（３）在警察少的时候去营救被捕的人或受伤的人；（４）爬上屋顶、楼房上层等处，从那里向军队扔石块，泼开水等等。一支有组织的紧密团结的战斗队只要奋发起来，就是巨大的力量。无论如何都不应当借口缺少武器而拒绝组织战斗队或者推迟组织战斗队”

> 在1905年革命期间，列宁就事实上提出了党的军事化原则。1906年的著作《游击战争》强调“在国内战争时代，无产阶级政党的理想，就是要成为战斗的党。”在1917-

1921年国内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党起到了轴心的作用，对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进行了一元化领导。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指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种斗争必然要变为国内战争，其目的是夺取政权……这种阶级斗争要求把各种各样的无产阶级运动形式（工会、合作社、工厂委员会、文化教育工作、选举等等）联合在一个核心的周围，并对其实行总的领导。这种共同的起联合和领导作用的核心，只能是政党。”在中国革命中，毛泽东提出了“党指挥枪”和“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并论述了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个法宝的互相关系。这表明，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实际上也归功于党的军事化和同心建设，只是当时的革命者尚未对此做出全面的总结。

不理解军事化的朋友把列宁提出的“战斗

的党”中“战斗”单单理解成割裂开军事斗争的政治斗争，实际上从列宁对战斗队及其相关的描述就足以表明，“战斗”的涵义是以军事斗争，展开军事行动作为着重点的。再摘录列宁的下面这段作为补充。

> ……那些同工人建立并保持联系和印发过传单的人，现在已在同其他革命家团体建立联系，设法取得书刊，着手出版地方报纸，开始讲到举行游行示威，最后转向公开的军事行动（而且第一张鼓动传单、第一号报纸或者第一次游行示威，在不同情况下，都可以成为这种公开的军事行动）

可以看到军事行动绝对不是和政治斗争相割裂的。政治斗争的行动可以成为军事行动。军事化的意义也绝对不仅限于“拿刀枪武装”的同时把党像军队一样运作。

> 贡萨罗在准备发动人民战争时指出了军事化的含义，“以党为一切的轴心，围绕党建立军队，依靠三大工具（党、人民军

队、统一战线），依赖人民战争中的群众，以三大工具为中心，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军事化不是只进行军事行动，而是党以军事斗争为中心，把军事斗争作为主要的斗争形式。军事化只能通过具体的阶级斗争、军事斗争进行。

2. 人民战争发动之前，一切行动必须为其发动服务；全面彻底的粉碎帝国主义国家机器的唯一途径就是人民战争，其具有普遍适用性。

列宁说：

> “西欧的经验已经证明常备军是十分反动的。军事科学已经证明民兵制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民兵无论在防御战或者进攻战中都能够胜任地完成军事任务。让假仁假义的或者多情善感的资产阶级去幻想废除武装吧。当世界上还存在着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时候，我们必须争取的不是废除武装，而是全民武装。只有全民武装才能充

分保障自由。只有全民武装才能彻底打倒反动势力。只有在实现这种改革的条件下，千百万劳动者才能真正享有自由，而不是一小撮剥削者独自享受自由”。

> 1895年，恩格斯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序言中说，那种“斗争方法”，那种“旧式的起义”，已经过时得令人绝望了。但是恩格斯并没有下结论说武装斗争本身失败了，而是试图在变化的条件下找到新的斗争方法：“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从1848年起，

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销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大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发生得较少，并且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而这种力量，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1870年9月4日和10月31日在巴黎那样，自然是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的。”

恩格斯所说的更大的力量这一需求，就是人民战争的需求。

>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 如何理解人民战争的一般有效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在不同类型的革命和相应的特

殊条件下应用这一理论，是个关键而有决定性的问题。要明确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虑到：在彼得格勒起义、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或二战时在欧洲的游击战，这些例子没有原样重现过。最后，十月革命不仅是一次暴动，也是一次持续数年的革命战争。因此，在帝国主义国家只有通过革命战争——在今天来说也就是人民战争——才能实现革命目标。“作为总结，今天更甚以往的是，我们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无产阶级和人民，需要依此宣誓：‘我们宣誓，将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坚持革命战争的战无不胜的理论。’即，坚持战无不胜的人民战争理论。”----秘鲁共产党《论马克思列宁毛主义》

在《人民战争--解放的唯一途径》中，《阶级立场》对发达帝国主义国家人民战争的开展做了系统性分析，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武装夺取城市政权的可行

性做出了肯定结论。

我们应该时刻依据人民战争发动前最重大的目标----发动人民战争，并以它为目标制定长期的，坚决斗争的组织计划，这一计划也必定是包括重建军事化共产党并以它为方向的。

明确以上两个方向后我们再仔细理清知识分子团体发展成职业革命家组织的路径，制定一个较为详细的持久计划。

在论述之前，我们重谈列宁对当时学生小组提出的政治化需求。

列宁说：

> “当时的青年学生普遍倾心于马克思主义。自然，他们这样倾心并不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理论，甚至与其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理论，不如说是把它当作对于“怎么办？”这一问题的回答，当作向敌人进攻的号召。于是，这些新战士就在装备和训练极差的情况下进军了。在很多场

合，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装备，没有丝毫训练。他们像种地的庄稼汉那样，只操起一根木棒就去作战。这个学生小组同运动中的老的活动家们毫无联系，同其他地方的甚至本城其他地区（或其他学校）的小组也毫无联系，丝毫没有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根本没有一个较为长期而有步骤的活动计划，就去同工人建立联系，着手工作起来。”

可以看到，关键点不仅在计划的建立和坚持，还在“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在做工人工作之前或者过程中需要先从组织自身的发展原则出发制定和更新计划，而不是遵循盲动的、无自身组织发展原则、无职业革命家的集中原则的托洛茨基主义延伸和变种（融工建党论）。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以组织建设为中心，不能一切工作为组织的发展而服务，

但也不能陷入不从自身组织的发展原则出发制定盲目的纲领或计划，很典型的例子是小资产阶级融工路线。

很多组织的小资产阶级融工路线都有这么一个相同之处：号召所有学生小组（不论松散程度，可现有绝大部分学生小组要么内部和兴趣社团毫无区别，要么上级领导包办一切）集体进厂培养工人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灌输给工人，建立广泛的工人组织，然后路线就碰壁一般停了。

这种路线是把自身组织的实际情况理想化了，这样的融工派们在制定路线和计划的时候把自身组织默认成了：随不同阶段纲领内容而跳级的，自动变化客观情况的组织。当学生组织还没形成的时候，他们说不支持个人融工，先发展学生小组。当先锋队还没建立的时候，他们潜在地幻想出了一个已经拥有很多地方党小组、集中形成了职业革命家圈子的无产阶级政党雏

形出来，以配合他们“建立广泛的工人组织”这个说法。当先锋队诞生的时候，他们再次跳级地幻想出了一个可以发动工人进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党。这种融工思路的错误就在于没有从自身组织建设与发展的原则出发制定纲领计划，和托洛茨基关于群众运动高潮时期突然出现的，领导群众的“核心”一说极度一致。

为了和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作为一个革命小组，其纲领路线计划的制定必须从自身组织发展、建设原则出发。

我们的计划

准备工作：

必须审视到小组还是一个学生兴趣社团，只有这个团体保持延续性和一定程度的稳定，才能谈后面的发展。

因此，我们的计划中默认的一项一直应当

是：

第一，建立学生团体的再生产机制，具体为指定宣传员到下一届、下下届学生当中吸引左派和先进学生，再生产组织。这需要宣传员、整个组织，或者说组织的宣传部，根据宣传情况的反应、讨论，视情况制定灵活的宣传策略，选择合适的宣传材料。

第二，宣传员和宣传部本身也必须并入再生产机制中。必须把加入组织的下几届学生的一部分（他们往往对小组工作十分热情积极，具备最低限度的理论知识）培养成宣传员。

还有重要的第三点，是长期保存小组的长期计划，随着可能的学生团体更迭，随着组织向标准化再生产（去手工业化）的过渡，长期召开全体人员会议或者读书会，培养组织成员在组织发展方面的政治共识，把整个组织计划作为发展的意识形

态完全、充分彻底地指导下几届学生的组织实践。

这也需要全体学生团体的成员长期同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性做斗争，这个斗争立足于整个小组对以下计划的强调，立足于将个人生活完全融入组织生活的过程，立足于革命斗争在日常生活的深入。

依靠计划统一思想。“就像列宁说的，先锋队不需要任何花里胡哨的形式民主，而是依靠内部同志的互信“自然地”得出一个领导，所有人都听从这个领导的指挥，而这个领导又随时保持同成员的健康关系。这种党内的有机关系才是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不是某种切实的选举和行政制度，而是对这种关系的表述。为了贯彻这种同志关系，革命者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来统一思想。”（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疑问，杜临在《革命组织和知识分子》以及《我们的组织任务》有解释）

下面是从松散的学生整体到军事化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计划。
a）+自身学生小组重组（前文所说的“进一步，退两步”），在实际工作当中、在讨论中产生出政治共识。
+这时候的组织成员中还存在一部分谈不上先进的马列毛主义知识分子，但是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潜能（或者说完全投身于革命事业的精神）在少数知识分子的行动和思想中逐渐突出体现。
+组织的有机关系纵深化。
+把小组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如自身组织建设、舆论宣传、群众工作、武装斗争事务等等）组织起来，并把它视为组成计划的重要部分，持续地、日常地建立和更新小组工作细则和任务分配，调整具体的小组路线。
+筹备组织经费，为后面建立和发展职业革命家奠定经济来源这一基础，小组需要到

一切社会阶级阶层中，注意接触并视情况（立场、理论等）拉拢激进的，非学生的马列毛主义知识分子（一般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或城市小资产阶级）（可以视情况做激进地反对政府的劳动者的思想工作）+建立组织经费稳定提供者的标准化再生产机制。

b）地方上发展学生小组（主要是大学生），依靠网络以及人际关系与周边地区的革命小组进行整合，在方向、计划上达成一致，并保持密切联系，可以展开合作比如共同创办政治报。这点和前一点并不是绝对阶段性的，依据组织情况做调整。

c）同本地及周边的其他革命组织取得联系。

d）当存在政治化的，建立有比较全面的革命工作各个部分的部门（特别是军事筹备部门和负责组织经费部门）时，在对当地的社会关系有较为全面、且较为浅薄的研

究和分析的基础上，依据整个长期的小组计划，可以组织起积极、先进的学生进厂调查和培养工人革命家，同时要有组织做后盾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e）在进厂做特殊革命工作（也许就是所谓“融工工作”，但我们反对使用这种称号，离开对社会关系的了解和分析、脱离开组织自身发展原则的“融工”狂热者们往往会自发倾向托洛茨基主义）的过程中，以及在其他部门成员对工人的秘密宣传中，会涌现出先进的，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应当迫切成为职业革命家，先进工人作为他们做工作的对象，也应当培养成工人革命家，而工人革命家在参与工厂外学生组织分配到工厂的事务中，产生组织认同、愿意将自身事业完全献身革命的同志也迫切地需要成为职业革命家。

d）职业革命家圈子的形成，他们之间应该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和共识，有机关系是

最为发达的，他们对整个马列毛主义革命小组（也就是工厂外的“学生小组”----显然，此时学生小组已经不能称为学生小组了，它处于政治化的学生小组向党的雏形的过渡时期）的计划坚决地遵循（深刻理解就更不用说了），具有高度的自觉，他们的每一位都有做整个组织的领导者的能力。

e）在d的另一方面讲：职业革命家组织的建立和职业革命家的集中，应当是“学生小组”的领导层（或其中一部分）和职业革命家共同策划，遵循一种真正意义上，不同于组织制度的“民主集中制”建立的（人员如果没有重合一大部分，接下去可能会造成组织暂时的停滞或者分裂，因为其他部门如经济部门、网络宣传部门的整合与协调之前是由“学生小组”领导层非职业革命家的一部分接手的，交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偏差。当然如果原学生小组的领导层人员全

部愿意完全投身革命事业，那是再好不过的），它应当严格区别于原“学生小组”的组织架构，比原“学生小组”更加政治化和军事化，具有更加高的秘密性。这是列宁教导我们的。

“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列宁这么说。的确，职业革命家组织就是这种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

与此同时，原“学生小组”必须整体重组，其各个部门、所有地方组织必须围绕职业革命家组织建立，受其领导。

列宁这么说：

> 是要供给工人真正的、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就需要在一切地方，在一切社会阶层中，在能够了解我国国家机构内幕的各种阵地上都有“自己的人”，即社会民主党人。这样的人不仅在宣传和鼓动方面需要，在组织方面尤其需要。

这个时候，整个“学生组织”在过渡阶段必须和之前和现在接触到、相对可以信任的一切社会各个阶层的组织在坚持秘密与公开结合原则下深入合作，使尽量多的地方马列毛主义学生组织也迅速地政治化起来，并作为自身重建军事化共产党的基础。

f）同时在各地工厂建立（可以在介入的过程中吸收原本存在的）尽量广泛、多种多样的工人组织（如怠工组织、地下工会、工厂委员会等等，可以逐步地下控制工厂），在社会各阶级阶层也介入，尝试吸收一些反对专制的组织，服从职业革命家组织领导。必须建立群众组织的再生产机制以确保建党的基础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稳定和长期存在。

g）与此同时由职业革命家组织策划持久的，对武装力量的秘密筹备。必须向着拥有能稳定地与警察对抗的武装力量这一方

向发展组织，动作必须多加谨慎。

i）重组后的组织依靠广泛的工人组织以及广泛的政治化的马列毛主义知识分子组织为基础，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向着军事化迈进。为了向军事化迈进，共产党必须围绕自身建立尽可能多的不同层级（依照保密程度而分）的组织，以及依照接触得出的可信任度，同心建设各层级组织（“贡萨罗主席提出的同心建设路线具有普适性，不仅三大工具应当同心建设，一切革命组织也应当同心建设。首先是革命骨干组织，这是职业革命家的核心集团，是军事化共产党的前身和雏形，其次是产生组织，民主集中制的革命群众组织，例如革命学生组织等，再就是一般性群众组织。骨干组织、产生组织和群众组织可以而且应当同心建设，三类组织经过中间的产生组织得以贯彻群众路线，因为像三大工具中的人民军队的支队具有流动性，产

生组织也有流动性，实际上形成了列宁建党时期的流动的“代办员体系”。同心建设的组织路线的特征是一元领导、集中统一、群众路线等等，逐步形成共产党重建委员会，过渡到三大工具的同心建设，并加强产生组织的建设。 中国革命者的一个创造是以运动的形式开展革命工作，我们建设全国性的革命组织，首先是革命骨干组织，应当通过革命组织改造运动，这场运动包括革命自由软件运动、革命深度学习运动、革命社会调查运动等等以及组织的许多集体活动，革命者和革命组织在运动中得到无产阶级化的改造，逐步形成巩固的骨干组织），使整个组织军事化，使每一层组织都具备稳定的，能够持久对抗警察打击的能力（组织层级相关参照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提出的按对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接近程度排的五层组织（同时我们也能明确看出贡萨罗是在列宁的基

础上总结出同心建设理论的），在监控系统更加完善的今天需要建立七层、八层组织：“一些组织应该包括在党内，另一些组织不应该包括在党内。在《给一位同志的信》里已经很明确地提出我在代表大会上所辩护的那个思想。这一点可以具体表述如下。一般按照组织程度，尤其是按照秘密程度来说，各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革命家组织；（2）尽量广泛和多种多样的工人组织（我只说到工人阶级，当然，在一定条件下，这里也包括其他阶级中的某些分子）。这两种组织就构成为党。其次，（3）靠近党的工人组织；（4）不靠近党，但是事实上服从党的监督和领导的工人组织；（5）工人阶级中没有参加组织的分子，其中一部分——至少在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中——也是服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

j）应对中国政府的监控网络：革命家需要

伪装自己成“普通群众的一员”，秘密在地方集会，成立考察城市监控系统的队伍。这支队伍应该动态地摸清城市当中监控的死角和警力的分布与具体的集中区域，甚至考察地形特点，分别筛选出适合集会、宣传等等的地点。这样的队伍同职业革命家组织没有直接的联系，由下层组织交接情报。考察队伍需要尽量广泛，彼此之间有尽可能安全的网络上的联系，拥有再生产机制。

以上就是从学生小组到军事化共产党的发展 **计划** 。#a：计划（是反对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的必要条件）、#b：标准化再生产机制（既然党的特征是能够稳定、长期地组织起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那么建立党的过程中就需要时刻以确保组织的延续性和长期稳定当作必要的原则）、#c：真正“民主集中制”的有机关系（“科学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并不是

一人一票投来的，而是从艰苦的理论劳动提取出来，经过无数的政治斗争才有可能占上风。它并不能保证自己从一开始就是大多数”“民主集中制的意义就在于同志间的有机关系，失去了它之后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只不过是官僚集中制用旧日荣光所打造的一副皮囊而已。真正的先锋队所倚重的不是一套尽善尽美的组织制度，而是坚决的革命原则加上赤诚的同志关系”），一个学生小组，只有同时满足上面三项对组织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需求，才能向着重建军事化共产党发展，组织事务才能归根结底服务于人民战争的发动。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计划的确立后于标准化再生产机制的建立，而再生产机制的建立又包括在整个计划中。第三者有机关系的建立和巩固、向纵深发展，也是计划的一部分，和再生产机制的建立同时开展。

方向上的初步共识的达成先于用计划指导所有学生成员的组织行动。

重新审视学生小组成员之间的关系，承认组织的客观现状，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有机关系。

上述这一切如何在一个松散的，和学生社团没有本质区别的学生团体中得到执行呢？在没有与小组建立直接的联系的情况下，这将可能会高度依赖原本靠威望或者魄力之类因素博得成员敬仰而产生的实际领导人（或领导层同志）自身在思想领域的两条路线斗争（这种斗争在外界输入革命的组织建设方针这一客观条件下进行）的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正因此，我们的一大任务是（在自身小组将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初步统一起来，达成一定政治化后）在地方主动介入这些停留在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上的学生团体，全面彻底地引导同志们理解革命的组织建设方

针，与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性做坚决的斗争，使各个马克思主义学生团体有一个较为统一的，长期的坚决斗争的计划。

在最后，让我们预祝中国革命左翼的学生社团领导者们能够战胜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性，接受这份可能在实践中不断修改，但相对当下中国革命左翼现状来说十分值得一试的方针。

预祝持久人民战争的胜利。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列宁：

·《怎么办》

·《军队和革命》

·《从何着手？》

·《进一步，退两步》

·《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

“阶级立场”：

·《人民战争----解放的唯一途径》

马列毛主义《红旗》编辑委员会：

·《论中国革命的形势与策略》

·《论贡萨罗主席的普适性贡献》

《呼声》编辑部：

·《我们的组织任务》

·《革命组织和知识分子》

《十一月评论》编辑部：

·《关于组织生活的几点讨论》

·《城市与边缘的工人阶级（专刊建议）》

·《伐修社《必然报》的批判如何暴露出无知》

我们的组织建设

红影/著

目前“进厂融工”、“进厂建立广泛的工人组织”、“培养工人先进分子”已经几乎成了今天实践的革命学生小组的共识。这些学生小组有些已经在工厂小规模地做“工人工作”----在工厂内和工人打好关系，灌输马列毛主义，有些停留在对这种“融工”的想象中，停滞在创办网络左翼报刊（线上宣传员与鼓动员则是丝毫没有发展起来），或是沉浸在对自己为自己定下的“线上培养线下融工干部”阶段性纲领感到的满足感中（凭个人兴致参与网络讨论）.....这些都是小组工作自发进展（很多甚至连小组都称不上，和兴趣社团没有区别）的体现。那么为什么我们空有“融工”这样的一整套理论共识却没有真正用它来指导小组的革命实践？我们必须指出：用来指导实践的，现在的“融工”思路是错误的。这是小组实践失

败的一大原因，第二大原因是：中国城市的中产阶层化、教育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导致接受马克思主义（尽管普遍浮于表面）的学生与体力劳动工农家庭背景出身学生在社会关系上隔绝。本文主要探讨第一大原因，即融工思潮的错误。

融工思潮本身非常碎片化，众说纷纭。本文并没有反对“融入工人”本身，而是反对基于“融入工人”发展出的各种机会主义小组路线。

1. 丧失计划

在《当前革命的组织任务》中，笔者引用了大段著作在前人的基础上陈述过：摆脱手工业方式不仅需要和当地广泛的小组、左翼革命者联系，更是需要制定一个长期的，坚持革命的计划。而融工这种思潮往往是碎片的，断层的。很多组织停留在空泛地谈“进厂建立广泛的革命家组织”，“培养工人革命家”，“组织起工人”，并把这

些碎片的论点聚合起来取代了小组纲领，于是学生小组工作长期在这种与现状断层的“纲领”摆设下停滞（连自发进展都没有），学生小组成员与领导层往往因为其家庭背景与社会关系（还有资产阶级深入日常的反动意识形态影响）自发的向革命挥舞白旗。中国左翼的圈层化同时也一步步加深。

2. 组织建设原则

“现在，在二三月事件之后，在原则上大家都会同意这一点了，但我们需要的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实际上解决问题，需要的是立刻提出一个明确的建设计划，使大家能够立刻从各方面着手进行这种建设。但人们又把我们拉向后退，使我们不去实际解决问题，而去空谈那个原则上正确的、不容置辩的、伟大的、然而是完全不够的、广大工作人员完全不能理解的真理：“培植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可敬的作者

啊，现在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究竟怎样来培植和培植起这种组织”

同样地，问题不在推崇融工的朋友们所说的真理：“到工人中去！”，问题一直在于：既然我们还没有先锋队，还没有无产阶级政党，既然我们的方向是建党，那么怎么建党？这不是一句“到工人中去！”，或者“培养工人革命家！”就能解决的。

一个组织的计划是从发展自身，建设自身的原则出发制定与完善的。“建立广泛的工人组织”如果脱离开了它所服务的进一步组织目标，脱离开了「一个松散学生组织究竟怎样才能发展到具备建立广泛工人组织的条件」这个位于“广泛工人组织的建立”前面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成为了断层的思潮取代组织纲领，那么正所谓语句具有“主观能动性”，这句话即使是原模原样照抄列宁或者毛泽东，放到现在作为融工思潮的一大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必须要反对

的，

“建立广泛的工人组织”，在这个建立的背后自然有一个建立方----我们。既然我们的一大阶段性目标是重建党，那么我们所做的需要向着重建党前进，建立方需要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融工派的逻辑是：我们为了发展成无产阶级先锋队，就要建立广泛的革命小组。而广泛的工人革命小组需要围绕着一个先锋队的雏形----职业革命家圈子----而建立，没有把建立一个先锋队的雏形同步提上纲领，建立再多的工人革命小组也是反集中制的。到这里是正确的，而他们在提出断层的“建立广泛革命组织”的同时，在丧失计划的同时就在把“先锋队的雏形之形成过程”与“将工人革命组织从零开始发展到广泛”的过程相割裂，把职业革命家组织的建立过程自觉地滞后，这就导向了群众运动高潮时期党内凭空出现一个核心领导群众

运动，与夺权划等号。可以看到，这种思潮是自发倾向托洛茨基主义的。

或许融工派们说：“职业革命家主要就从先进工人当中来，而我们早就说过进厂培养先进工人分子成工人革命家”，可怜的同学们，你们这句话的性质还是和“建立广泛的工人革命组织”一样！无论是培养还是建立，你们都抛弃了对自身组织客观发展情况的长期设想，去谈论脱离开不同时期小组客观条件的，不切实际的小组工作。在培养工人革命家时，我们的组织情况是怎么样的？在小规模的工人革命家们“培养”完成的时候，小组的发展情况又是什么？此时如何组织起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如果此时小组任务和原先相比（原先在“融工小组”力量薄弱时融工派们阶段性地忽略职业革命家组织的立即着手建立，把小组工作局限于培养工人革命家）总体上是没有变动的，那么融工派们也无疑投到

了托洛茨基怀里----集中制原则被取消了，自我发展形成职业革命家组织的任务被取消了.....

为了不陷入托洛茨基主义及其变种，我们必须重申组织建设（发展）原则。小组计划、路线或者纲领的制定需要从组织建设原则出发。

组织建设原则是，我们规划小组事务时从头到尾应当根据不同时期组织与整个社会现有的客观情况（或者设想将来的大致情况），制定不同的组织任务，这些组织任务也是互相串联在一起的，一个任务是为了另一个更进一步接近重建党、发动人民战争的任务而设立，这些任务按时间顺序相连着，导向重建军事化共产党，导向人民战争的发动。

比如，学生同志进厂在与工人交流中将先进工人吸纳入组织，这一步是为了紧接着的工人们参与组织任务分工，一起在

工厂宣传鼓动中逐步形成一个紧密的高度觉悟革命分子圈子而设立。而这一步之后形成职业革命家圈子雏形的客观条件之一就具备了。

单单断层的“建立广泛革命组织”是空洞的。很多人认为将来建立职业革命家的事情很远，因此可以不考虑，我认为这有问题，如果始终不把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成立定为方向，我们的组织实践就容易违背集中制原则。

《当前革命的组织任务》中我列的计划就是从组织建设原则出发制定计划的例子。

相反的，不能自发地在谈及路线、方针策略时把自己抹去，这是空洞的。“建立广大的革命家组织……”，没错，我们已经听腻了，就在这位朋友在谈“建立”的时候，我们要指出：建立方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情况中呢？建立方建立起“广

大的组织，广大的组织之建立服务于建立方自身的建设，而他们谈建立方自身的建设的时候把问题偷换成（或局限于）了“建立方----即我们自身组织，建设自己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就建立这样的基础，从而建设党”这一抛开组织自身视角出发的空泛、断层的问题，这从根本上回避了“我们怎么办”、“怎样把我们建设成党”这些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取而代之的是连接于火热准备进厂的学生小组与无产阶级先锋队之间的未被理论和计划填上的空洞。正因为这种理论上的贫乏和计划上的缺失，融工派们自发地倒向了托洛茨基主义。

3. 托洛茨基之夜的回天

“要留在无产阶级之中，而不是脱离无产阶级”，“我们通过唤醒群众最简单的政治本能来实现群众的革命化”，多么革命！托洛茨基所说的这句话涵义和“融入无产阶

级”无比的一致。托洛茨基认为的“到工人中去”，是让广泛的工人参与党的民主决策，以此培养工人的政治觉悟。他说：“委员会将起草一份决议，向大会提出彼得堡工人的要求，而这份决议则要由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同宣传员、鼓动者一起进行详细研究。他们会在组织的各个支部中进一步传阅决议，并进行投票统计。”

“如果工人对政府在饥荒期间的行为只是举行了一两百人参加、涉及一两个城市的抗议，那就还只是一种单纯的“教育”办法，而如果抗议在整个俄国形成一股日益壮大的浪潮，聚集起成千上万抗议的无产阶级呼声，那它就具有了政治意义……一个具有政治思想和政治觉悟的中心则将把党的一切有生力量团结在自己周围……这就是无产阶级中觉悟较高的阶层在反对沙皇专制的普遍民主斗争过程中、在政治上反对统治阶级组织时要走的道路。正是在这条

道路上，我们才能使我们的政治斗争具有阶级性”

融工思潮和托洛茨基的观点不谋而合：主张不从自身组织建设的原则出发，也就抛弃建立集中制的先锋队架构原则，优先的把广泛的工人空泛的拉入一个预设好的，没有具体形态的组织（党），加以“提升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这个名号（区别于托洛茨基的是，融工派把列宁的灌输论切割出碎片强加到这种抛弃原则的思路上：“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带给工人！”“知识分子培养出工人革命家！”.....）。

“在做好充分准备后，地方委员会就可以在一个具有政治思想和政治觉悟的核心的领导之下，散发充满义愤之词，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举行相应的群众示威游行，以此组织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反对自治机构和报刊界的可耻行径。　　假如我们党有一

次，哪怕只有一次，这样严整的战斗行动，它就会完全振奋起来，有　用的人们就会涌现出来，就像大颗的坚果在摇晃时就会升到顶端”，托洛茨基如是说道。他在这里倒是设想了一个“具有政治思想和政治觉悟的核心”来支撑他对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得到充分发展后情境的幻想（很显然，没有这个核心的预设他的理论就不攻自破了，因为没有一个“核心”的领导就不会有所谓“严整的战斗行动”），而他提出的种种论调却是取消建设一个这样的“核心”的。融工派的论调何尝也不是它的变种：挖取列宁的“先锋队领导工人阶级”并将其作为一个服务于建立自身逻辑自洽的预设放置在还没建设先锋队这一计划的革命路线上，实际以这种方式回避了怎样从无到有建设先锋队的这个问题：建立先锋队就需要广泛的群众组织和革命家组织，建立广泛的这些组织这件事对我们自身组织建设上的要求就

是建立广泛的这种组织！（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把融工路线定为组织路线的组成的话）

另外“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动精神”，“使工人阶级革命化”这种论调一旦碰上背后丧失组织建设原则出发和集中原则的基底，这种思潮就会自发导向：我们的夺权形式是全国性的“总政治罢工”，或者包括游行、集会示威或没有先锋队领导的武装斗争的总运动：“在可能的情况下举行相应的群众示威游行，以此组织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反对自治机构和报刊界的可耻行径。”……抛弃了先锋队，那么无产阶级实际上将作为一个自在的阶级脱离开了阶级的自觉集中部分。这种脱离造成了这么一个奇怪的情景，仿佛无产阶级在知识分子的鼓动下能自动组织到一起，魔法般取代资产阶级这个整体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取代途径就自发导向通过一场预设好

领导方，实际却取消领导方的全国性运动夺权。

“到工人中去！”“和无产阶级融为一体！”“开始实践！”这等口号是多么的革命，从十年多前开始，中国的“革命派”们就截取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微小碎片----它的表现形式仅仅是这种口号，以此为仅有的脱离开行动范畴的“理论”，并加以“马列毛主义的理论”之名。他们是如此地坚定“融工”就必定是“革命的实践”,使得任何否认或质疑他们所谓“融工”的观点他们颅内都预设有一个脱离开辩证法的反对，之后只要续想脑补出“论战”双方的成型观点，翻找那几本著作批判就可以了。“竟然反对融入工人，你背叛了革命！”.....他们后续做出百般老调重谈的理论批判也是陷入“生产网络文化符号--审美”的循环。意料之中，本文定也会多多少少遭到当代大字报的批判。

最后，请听听伟大导师托洛茨基是怎

么攻击集中原则的吧。“因此，他们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也就来得五花八门：多半是唱一些所谓专制和官僚主义、所谓盲目服从、小螺丝钉和小轮子等等幼稚的动听的高调……”虽然托洛茨基过于无理取闹了点，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融工派所谓的丧失原则的“融入无产阶级”自发地倾向到了反对列宁式先锋队的一边，并且因为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的隔离与自己的圈层化加深，不断重演“文化符号----审美”循环，在背叛革命的路上越走越远，这是比托洛茨基主义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

工人“革命路线”还是“机会主义路线”？

红辉/著

工农解放社“工人革命路线”的错误：

抛弃党的建设，鼓吹工联主义政治，并将组织工会崇拜为建党的真谛。

怠工组织是什么呢？工农解放社自己认为这个名称可以替换成“偷懒组织”、“摸鱼组织”，“我们要发展一个怠工组织，专门一

起摸鱼偷懒”

可以看到，所谓怠工组织是纯粹经济性质的，并且相比提出经济诉求的传统工会更加高度地依附于工厂的资本主义管理体系。

工农解放社在《融工实践：怠工组织经验和融工中的路线问题》中说道：

“怠工组织的发展路线，就是全国性的工人革命组织的路线。……它是工人的阶级性组织、是工人的全国组织

这样，中国的工会运动（或者说革命工会）就直接变成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运动，并且也直接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建党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序幕与组成部分。中国革命工会运动的完成也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组织的完成……”

工农解放社按照阻力最小的建立工会、“怠工小组”的方向前进（“它——建立

怠工组织——是现阶段我们能找到的一种特别适合达到我们目的的一种方法”），并同时取消先锋队的建立日程，认为发展怠工组织能“直接”变成无产阶级的组织运动，实际上把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无产阶级的组织行动彻底地分隔开，在建党方面背叛了列宁的集中制原则。

列宁早在家喻户晓的«怎么办»中就同这种观点展开争锋相对的斗争，他说：“我们如果从扎扎实实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始，我们就能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定性，就既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又能实现纯粹工联主义的目的。而我们如果从建立那种好像是群众最“容易接受的”（其实是使宪兵最容易破坏的，使革命家最容易被警察逮捕的）广泛的工人组织开始，那我们就两种目的都实现不了，就摆脱不了手工业方式。”

巴西共产党（红色派）也指出：“群众组

织是间接为革命和权力斗争服务的工具。他们不能直接承担党的任务并夺取政权。”

工农解放社胡说什么工会运动直接成为建党运动的序幕与组成部分，这正暴露出工农解放社企图脱离建党的斗争而进行工会斗争，先建工会再重建共产党，在实际上就等同于把党的重建任务放在了一个次要的位置上，抛弃党的建设。

“我们应当完全摒弃包括“工厂”小组在内的那种纯粹工人式的和工会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传统。工厂小组和工厂委员会（为了把它同其他数量一定很多的小组区分开来）应当由极少数革命者组成，这些人直接接受委员会的委托和委员会给予的职权，在工厂内进行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工作。”

毫无疑问，工农解放社的“发展怠工组织”是列宁反对的停留在建立纯粹工会式组

织的翻版。

而且工农解放社的怠工组织路线在建党方面是背叛列宁集中制原则的。

“我们永远不能使广泛的组织具有高度的秘密性，而没有这样高度的秘密性就谈不到稳定的和保持继承性的反政府的斗争。”

因此，列宁认为需要把组织的最秘密职能集中起来，发展一个紧密的职业革命家圈子，这也是建立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所必须的要求。

列宁说：“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这些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小组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遍布各地，履行各种

不同的职能”

工农解放社抛开集中制原则，认为建立作为群众组织的怠工小组就能直接形成整个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实际上正暴露了他们崇拜“小组习气”，贯彻一条无纪律、无集中，取消对职业革命家的培养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列宁说：“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一定要与进行这种斗争（经济斗争）的工人组织不同。第一，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第二，它应当是尽量广泛的组织。第三，它应当是尽量少带秘密性的组织。相反地，革命家的组织所应当包括的首先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

而工农解放社抹杀工人组织和革命家组织的界限，取消严格区别于职业的工人组织的革命家组织的建立日程，恰恰表明他们借着反经济主义的旗帜，自己贯彻一条经济主义的路线。

如何理解“左翼圈层化”

redstar

用“圈层化”这个词来形容某类人群，一般意味着这类人群有以下几个特点：1，该群体因为某种因素，导致该群体内部分裂为多个相对独立的圈子，且这些圈子之间存在一定的隔阂；2，每个圈子中都有与其他圈子相异的特质，并对本圈子有高度认同感与归属感；3，圈层化的人易陷入信息茧房，导致一定认知偏差和群体极化；4，圈层化往往和身份认同与标签化密切相关，默认以此定位自我与他人。显然，当代中

国左派群体就呈现这样的局面：一方面，面对着各式各样的历史遗产，不同人因为各种因素，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不同的历史遗产，并据此划分了各式各样的“阵营”，另一方面，因为当代中共对线下组织的忌惮与强力镇压，不仅导致马克思主义者们难以进行代际间的传承，还使得大部分左翼更多时候都是在线上接触到其他左翼，除此之外，也只能依靠线下的人际关系，以近乎碰运气的方式来寻找身边的左翼了（或者把身边的人变成左翼），这种种原因导致中国左翼难以结成具有物质力量的线下组织，更多的，则是停留在各个平台的左群中，不得不陷入一种彼此孤立的状态，更有甚者平日只进行着圈地自萌或者是对本平台其他左翼，发动意识形态圣战的活动。

要深究形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我们还要回到对现实的分析，对当代中国左翼群体

的考察之中：当代中国政府虽然自18年佳士事件后，对线下的左翼组织和进行了严酷的打击，但与此相对的，对线上平台的管控可以说是比较宽松了，而这些左翼，大多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说是家庭条件处于中产阶层的学生们，在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下的士绅化的进程中，这些学生的家长们虽然过着比无产者更为优渥的生活，但是却时刻面临着破产至无产者的焦虑和阶级跃迁的渴望，到了子女那里，就演变为了来自家庭与学校的双重学业压力，这种境况和中国革命历史与当代马克思主义浪潮的碎片化相结合，形成了当代的中国左圈，区别于那些真正有志于社会革命的人，这些学生们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被压力了，需要一个发泄口，才有了这样的扮演革命身份以求一种身份认同的情况，再加上段首所说的情况，线上平台成为了他们发泄的绝佳去处，这些人也

普遍缺乏与真正参与线下阶级斗争的组织或者人的接触交流，最终形成了左翼圈层化的现象。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要客服这样的困境，就不得不组织起来，介入现实。“革命范畴里的理论和实践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并且不是一般的集体，而是政治理论和实践。”只有明确提出组织问题，才能将那些真正有志于革命的左派和只是将其作为饭后消遣的人分开来，在建立富有有机关系的革命政治组织和对现实社会的分析研究的过程中，审视我们要接受哪些历史遗产，摒弃哪些谬论，最终才能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形成一个统一的阵营，形成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路线。

内在性和实践哲学

葛兰西

备注：“西马”！“西马”！想必已经有同学一拍桌子大喊大叫了。一些人面对所谓“西马”文献时总是用这么个逻辑避开对“西马”一些理论本身的理性认识：因为某理论、某文章是“西马”的代表人物写的，而“西马”“就是修正主义，需要反对”，因此根本不用细读，某个理论，某个文章就是错误的。

事实上，“西马”是一个按地域划分的各种思潮的集合，我们甚至都很难系统性概括他们的共同点----除了“晦涩难懂”类似的评价和“唯心主义”这种大帽子，还有什么呢？

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举例而言，阿尔都塞等“科学主义者”只承认 1845 年后的马克思(“认识论断裂”)，迈耶尔等“人道主义者”只承认 1848 年前的马克思，而

南斯拉夫实践派非常强调马克思理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试问论者眼中的“西马”是哪一种“西马”？

我们转载这篇文章的用意是：摆出一个具体的观点供大家就这个观点本身讨论。

《读本》提出的论点是，“内在性”和“内在的”这两个词在实践哲学中固然被使用，不过显而易见，纯粹是比喻的用法。说得好。但，是否说明一下，内在性和内在的这两个词的“比喻用法”究竟是什么含义？为什么这两个词继续被使用而没有被取代？是否仅仅出于对创造新词的反感？一般说来，当一种新概念取代先前的概念后，先前的语言还继续被使用，不过完全是比喻的用法。总起来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不断地打比喻的过程，语义学史乃是文化史的一个方面；语言既是一种活的事物，又

是陈列生活和文明的化石的博物馆。当我使用“天灾”这个同的时候，谁也不会指责我相信占星术，当我说“天哪！”，谁也不会认为我是异教神灵的崇拜者。不过这些词语却证明现代文明是从异教信仰和占星术发展而来的。“内在性”一词在实践哲学中有一个十分确切的含义，这个涵义包藏在比喻里，需要把这个含义发掘出来明确地加以说明。这种说明实际上就是一种“理论”。实践哲学是内在性哲学的继续，但扬弃了它的全部形而上学结构，并把它带到了具体的历史基础上。所谓比喻的用法只是指旧的内在性已被超越——虽被超越，但仍被认为是思想进程中的一个环节，新的用法是由此脱胎而来的。还有一点，内在性的新概念是否彻底的新？比方说在乔尔丹诺·布鲁诺的著作里[1]似乎就有这种新概念的线索。实践哲学的创始人对布鲁诺并不陌生，他们读过他的著作，他们在这些书上

所作的眉批依然保存着。此外，布鲁诺对德国古典哲学（等）也并非毫无影响。所以，在哲学史上有好多问题得探索。

语言与比喻之间的关系绝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而且语言总是在打比喻。尽管我们不可十分露骨地说，在谈话中凡是提到什么事物或物质和感性对象（或抽象概念）都是在打比喻，以免过分扩大比喻的概念；却可以说，就被使用的词语在文明的先前各个时期所具有过的意义和意识形态内涵而论，现行的语言是在打比喻。一篇研究语义学的论文（例如米歇尔·布莱埃尔的论文[2]）可以对一组组词语的语义变化提供一个历史地批判地追本溯源的目录。如果不考虑这个事实，换句话说，如果对语言现象缺乏批判的历史的概念，就有可能在科学和实践的领域造成许多谬误：

1．美学性的谬误，今天正在不断地纠正

这种谬误，然而在过去却是一种流行观点，这种观点是，某些相对应的词语本身就是“美的”，因为它们是比喻的具体化：修辞学家和语法学家不断造出一些巧妙的说法，用以分辨天知道有多少抽象的艺术价值和要素。把语言学家在词源学或语义学研究中获得某种成果时欣然欲狂的纯粹咬文嚼字的“乐趣”同艺术享受本身混为一谈。朱利奥·伯托尼的《语言与诗歌》一文就是这种变态的最新实例。

2．实践性谬误，它是一种要使语言定型化和通用化的空想，然而拥护者很多。

3．生造新词的武断倾向，这种倾向的根源来自帕雷托及实用主义者所提出的“语言是谬误的渊薮”的问题。帕雷托和实用主义者都声称已经创造了一种新世界观，或至少是革新了某门科学并赋予新的意义，或至少对某些词语赋予了新的细微差别，或已经创造了新概念。后来他们发觉，摆在

他们面前的事实是，传统的词语，特别是那些老百姓和受过教育的阶级甚至语言学专家们都使用的词语，尽管内涵变了，却仍然包含着原来的意思。于是他们对此做出反应。帕雷托创造了他自己的“词典”，以表明他致力于创造他自己的“纯粹”语言或“数学”语言。实用主义者则编出一套抽象的理论，说语言是谬误的渊薮（见普雷佐里尼的那本薄薄的书）。但有没有可能把语言的比喻意义和引伸意义剔除出去呢？不可能。语言是随着整个文明的变化而变化的，是通过新的阶级获得文化以及通过一种民族语言对别的民族语言占支配地位等等而变化的，它只不过是以比喻的形式吸收先前文明和文化的词语罢了。今天，谁也不会认为“天灾”　这个词同“占星术”**有联系，也不可能对使用这个词的人的意思发生误解。同样，就是无神论者也可以说“丢脸”*，而决无被误认为相信宿命论之虞

（如此等等）。[3]“比喻”意义是随着新文化的传播而传播的，而新文化也创造崭新的新词，或吸收其他语言的词作为外来语，赋予确切的含义，从而使这些词失去原有的范围广泛的含义。这样看来，实践哲学对“内在性”这个词所赋予的新的“比喻”意义对许多人来说很可能还是头一次听说，第一次了解和使用哩。

1]柯罗齐认为，布鲁诺的思想，以及世纪一些非正统哲学家和泰莱修斯和康帕奈拉等人的思想，包含着“现代的”反先验论思想形态的萌芽，此说一出，唯心主义评论家竞相响应，就连马克思主义者也表示支持，不过是有保留的支持。

2] 指米·布莱埃尔的《论语义学》，这部著作的第1版于1897年在巴黎出版。英译本《语文学，语义科学研究》于1900年在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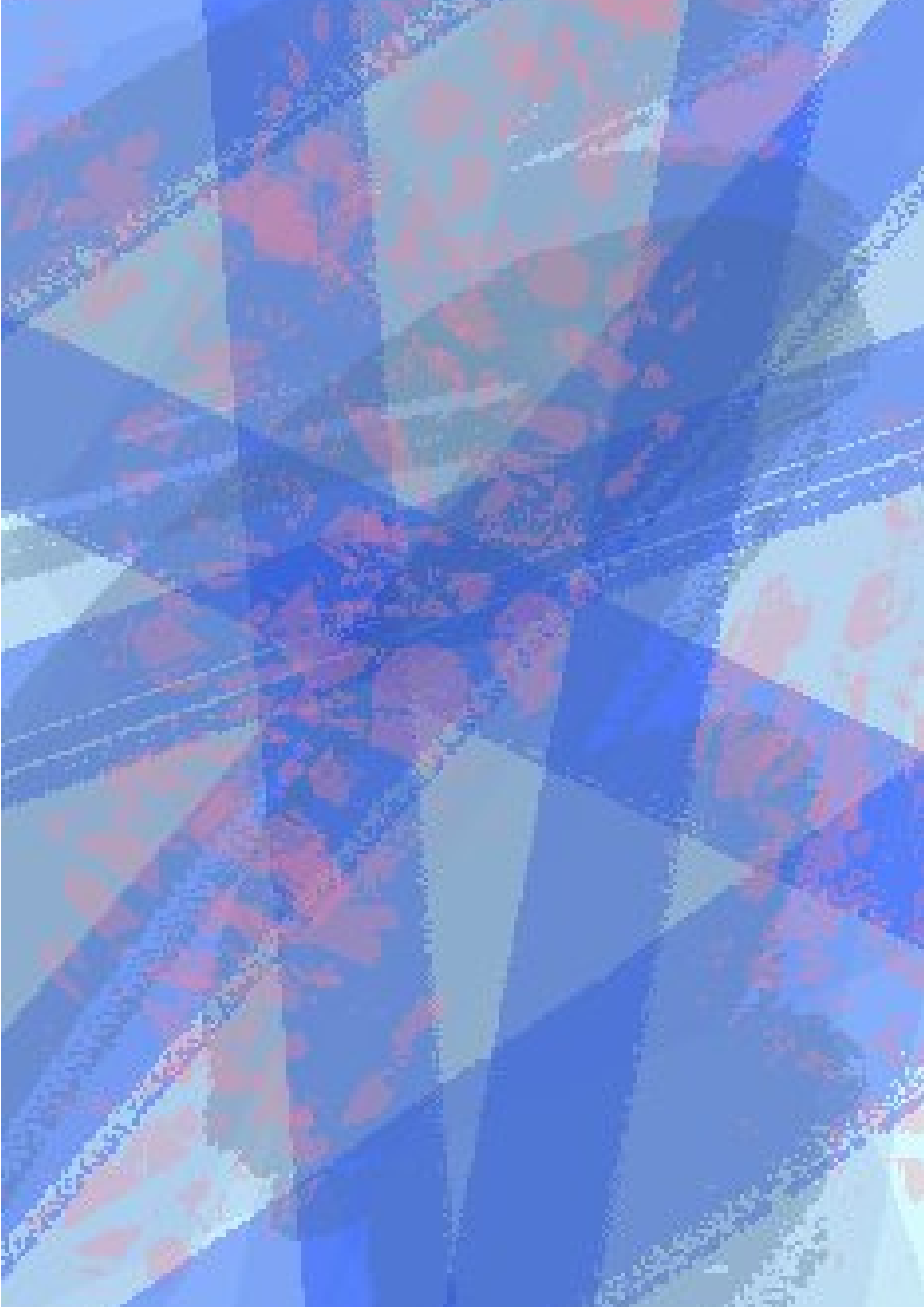
敦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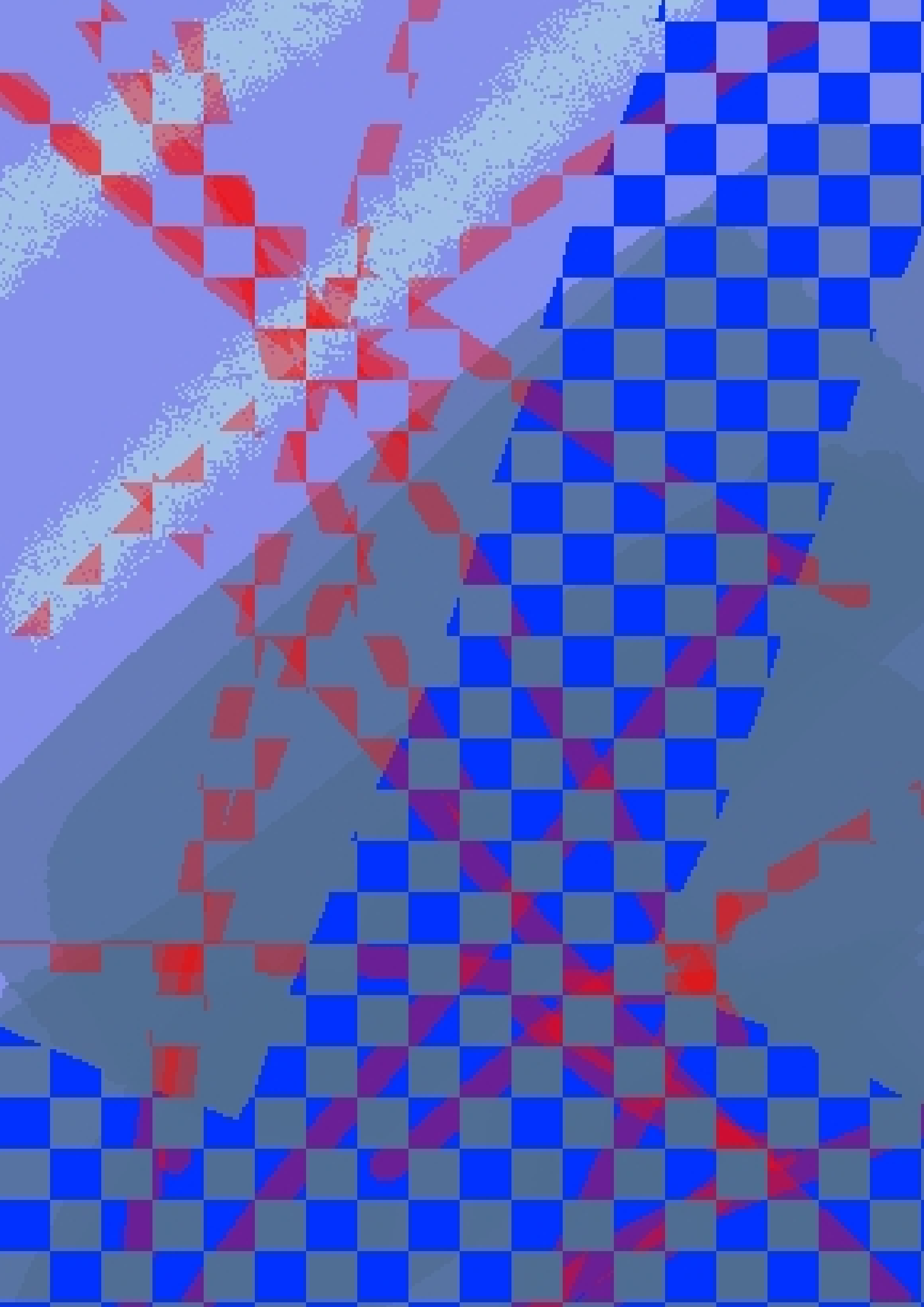
3] 从字面上讲，"dis-grace"的意思是失去神的恩典，所以从逻辑上讲，包含着宿命论的观念。同样，"dis-aster"是指某种不祥的星象。在现代英语中这两个词都已失去其原来的含义。但正如葛兰西在另一条札记（手稿第159页）中所指出的那样，系统地创造新词以避免在术语使用上可能产生的混淆，此事由来已久，而且有着种种有趣的掌故。在这条札记中葛兰西还提到了皮埃特罗·乔尔丹尼在事隔多年以后回忆他在1805 年跟拿破仑的一次谈话，据称拿破仑说过这样的话："……我以为，凡是科学上的重大新发现，一定得给它创造一个崭新的名词，这样做，就能使新概念显得确切而突出。如果只是沿用旧名词添加新意，那么不管你怎么使劲强调，说这个名词原先所表示的概念跟最近新加上去的概念是完

全不一样的，可是在人们的头脑里仍不免会产生某种联想，认为这新旧两种概念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和共同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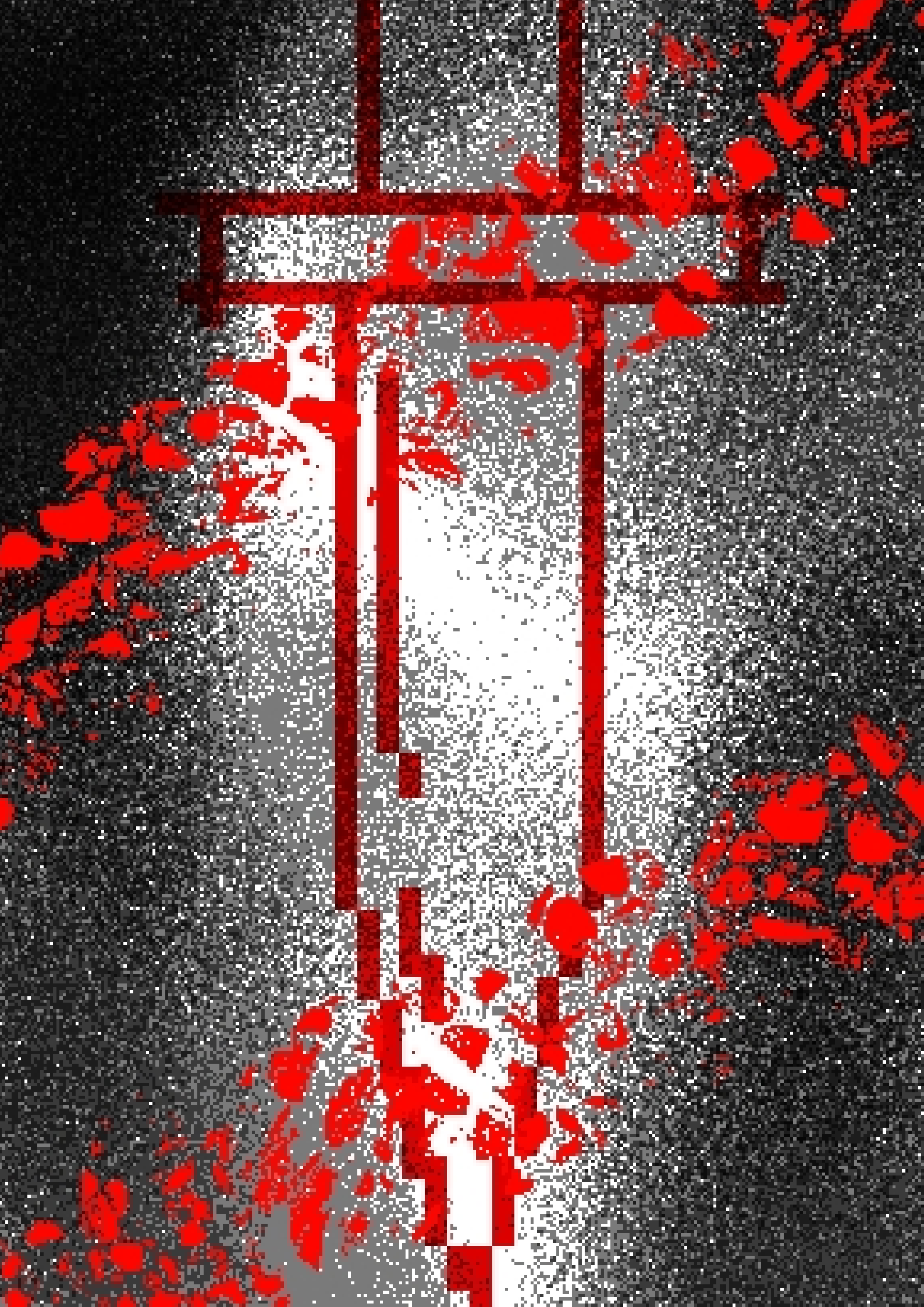
备注：

我们在尝试新的抽象绘画风格，给读者朋友们带来不同于上个世纪无产阶级的、写实油画、漫画形式的现代艺术。本期封面与接下来部分有意模糊的像素画是红影同志的作品，朋友们可以展开大胆联想。





鬼
鬼
鬼
鬼
鬼
鬼



为重建军事化纪念而生

《十一月评论》编辑部在线报刊下载站：

https://shiyiyue.codeberg.page/rev1/html/%E5%8D%81%E4%B8%80%E6%9C%88%E8%AF%84%E8%AE%BA%E7%BC%96%E8%BE%91%E9

%83%A8%E5%9C%A8%E7%BA%BF%E9%98%85%E8%AF%BB%E4%B8%8B%E8%BD%BD%E7%AB%99.html

本期编辑参与者：

灰色、stay the night、Brave Shine、asak、
mkoi

关于我们：

同志好！我们是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群众工作的同时推动革命左翼大交流，为中国马列毛主义左翼去圈层化，为中国左翼形成共识，达成对革命更有效的团结而服务于建立军事化共产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欢迎加入流星报！

下载或在线阅读 我们的往期刊物：

(1) codeberg仓库
https://codeberg.org/liuxing/liuxing_revolutio

n

注意，上面链接的访问虽暂时无需翻墙，但为确保您的网络安全，还需麻烦翻墙浏览。

翻墙：使用特殊的VPN软件绕过中国政府网络屏蔽。推荐下载免费VPN：http://waa.ai/xiazaimiwutong

(2) github仓库存放地址

https://github.com/sala111000w-lab/a

加入我们 / 参与互动：

(1) xmpp公开频道地址（推荐加入）

ilemotoc@conference.verdammung.org

如何下载xmpp？请阅读流星报的«技术特刊»（特刊见我们的codeberg仓库）

(2) telegram软件交流频道地址：

https://t.me/asdasdasdsdsads

(3) 建立在Matrix 上的群组：

#asdasd:exarius.org

(4) 我们的X（推特）账号：

https://x.com/kaka341582

(5) 流星报网站（建设中）需翻墙浏览

https://流星.icu/